

衣
露
申

By

小情歌

歌词是记忆，旋律是依恋

多年以后如果相逢，何以贺汝？
以沉默，以眼泪。

jiashirongweiduo Luo

假使
从未堕落



百花文艺出版社

目錄 (10) 目錄

假使 (10) 目錄



假使 从未堕落

By 衣露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使从未堕落/衣露申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306 - 5248 - 0

I. ①假… II. ①衣…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063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18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目录

jiashirongquweiduoluo

CONTENTS

Chapter 1	棋子.....	001
Chapter 2	梦游.....	012
Chapter 3	不留.....	021
Chapter 4	旋木.....	032
Chapter 5	流星.....	046
Chapter 6	蝴蝶.....	058
Chapter 7	奈何.....	071
Chapter 8	空城.....	079
Chapter 9	暗涌.....	086
Chapter 10	冷战.....	096
Chapter 11	暧昧.....	105
Chapter 12	阳宝.....	115

目录
jianshirongweiduo
CONTENTS

Chapter 13	乘客.....	125
Chapter 14	誓言.....	138
Chapter 15	红豆.....	149
Chapter 16	人间.....	159
Chapter 17	夜会.....	179
Chapter 18	末日.....	189
Chapter 19	迷路.....	203
Chapter 20	偿还.....	215
Chapter 21	宽恕.....	226
Chapter 22	旅途.....	237
Chapter 23	挣脱.....	249
Chapter 24	约定.....	258
后记	锦灰堆之裂帛.....	266

Chapter 1

棋 子

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
却走近你安排的战局
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
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

2007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初五。皇历上讲今日宜祭祀，忌出行，冲马煞南。我记得有位带我入行的前辈说过，做这行，耳朵听到的都是假的，你一定要学会用眼睛看，看明白了才会觉得这圈子里忒精彩也忒无奈。

我的视力从高中开始就变得很差，但我没有戴眼镜，也没有配隐形眼镜。我不喜欢把人看得太清楚，所以，我想我还是成不了前辈那样风生水起的人物。所以她去了香港做中华星的金牌经纪人，而我，只是一个在这个圈子里混得有点儿脸熟的娱记而已。

我不喜欢酒会，尤其是这样兴师动众的酒会。AMG还是把炙手可热的李琳琳签了下来，连签约仪式都搞得如此气势磅礴，果真够财大气粗。

照例是鲜衣怒马，一色的衣香鬓影，环肥燕瘦，姹紫嫣红。倘若是前辈在，她一定会冲锋在前，谈笑之间也不会比这眼前的明星们逊色丝毫，可是，我不会。

索菲特酒店的海鲜自助是出了名的美味，我一个人挑了个清静的地儿坐着，饿的时候，我通常会忘记我来这里除了包里那份通稿和红包，还存了别的心思。

“听说李琳琳傍的不是 AMG 的老大，是他弟弟。”

原来再清静的角落也有闲杂人等在窃窃私语。

“你说聂亦鹏？他不是在做唱片的吗？”

“聂太那么厉害，是她李琳琳招惹得起的吗？老大不行，就傍老二了哟，这还不简单？”

“她也真豁得出去，说不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谁潜谁还不知道呢，能跟聂家老二扯上关系，她李琳琳也不亏啊。浑身上下都不知道有没有一两真货。”

“你是说她整形？”

“不会吧？你连这也不知道？光磨她那颧骨都做了好几次手术了。”

“原来如此。她也真舍得下血本。”

“哼，不然你以为？”

.....

声音渐渐远了，我才抬起头来。没想到在这角落里，还有一双耳朵。

“你好，我是卓杰。”

呵，卓杰，我当然知道他是卓杰，去年选秀出来的亚军，一副好嗓子，可惜少了副好身家。

我冲他点点头，“过来坐？”

他端着餐盘走过来，坐下的时候样子竟有些局促。我忍不住笑了，“我又不会吃你。”

“瑄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一时有点儿愣神，什么时候竟成了姐字辈的人物了？我还以为被人追着吆喝着叫“小瑄，小瑄”的日子还只是昨天呢。不过，他那么年轻，二十岁。他跟所有含苞未放的事物一样，稚嫩却又让人耳目一新。

“瑄姐，我特喜欢看你写的专栏。你什么时候采访 Andy？我好想看你如何写他。”

我突然想起，眼前这个高高瘦瘦的男孩有着跟刘德华相似的鼻梁，在比赛的时候他总是唱刘德华的那些老歌，模仿得惟妙惟肖。只可惜，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挥霍上帝赐予的那副好嗓子。

“好啊，有机会帮你要签名。”

我的随和可亲仿佛让他打开了话匣子。跟这样的男孩子聊天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用去猜度，不用去怀疑，甚至不需要观察，这个时候，我相信我的耳朵。

“瑄姐，我还会算命。”

“是吗？塔罗牌还是八字？”

“要不你随便说个字吧，我会测字。”

“嗯，那就用瑄吧。”

“测什么？婚姻？”他笑得很迷人，这样的笑容不知会迷倒多少小女生。幸亏我的视力不好，否则我会怀疑他真的是在冲我放电。

“不，测钱途。”我诡异地一笑，这么俗套的桥段，为什么不改良改良？

他略有些失望，不过停顿了一下，却正儿八经地比划起来，“瑄，是吧？王字旁即璧，玉也，玉是贵重之物，施主乃人间玉器，钱途光明。瑄，左边一个‘王’，右边一个‘宣’，意为宣传才是王道。施主如想财源滚滚，需在宣传上下工夫。男左女右，施主今年的财运需从右边的‘宣’字上求解。宣，上边一个宝盖头，中间一个‘日’，下面一横，斗室中一轮太阳，光芒被屋顶所阻，财运稍有不佳，不宜轻举妄动，应该韬光养晦，伺机而行，则出头之日指日可待。”

我听他绘声绘色地讲着，忍不住笑出了声，“谢谢大师指点迷津。”

继而，两人不约而同捧腹大笑。

突然，我觉得有一道目光注视过来，带着一股迫人的锐利，让人如芒在背。我没有回头，也没有抬头张望，继续笑语殷殷地对卓杰说：“你知不知道我会看相？”

“是吗？快快，帮我看看。”这个大男孩一脸的激动，手伸到了我的面前，掌心朝上，手背却大咧咧地枕在我的手上。

我不动声色地收回手，看着他的眼睛，一本正经地说：“你的眼角处有很深的桃花纹，一定会红的，相信我。”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四周突然安静了下来，我听到一段钢琴的旋律，悠长而又熟悉。原本喧嚣的场地，就因为这几个音符的旋律而变得静寂无声。

他来了。

我下意识地捂住胸口，因为刚才我分明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急促而又紧张。

坐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而分散在角落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慢慢走向场中央，渐渐围成一个圈，等待今天晚上真正的主角。

我没有起身，只是坐在那里。因为太过熟悉，所以不需要眼睛，我也能感知到在琴键上飞舞的十指，修长而又瘦削；那首 *Day dream* 我已经听过无数次，可每一

次听到我都不能自己，“在圣马可广场看到天使飞翔的特技，摩尔人跳舞但没有你。亲爱的，我孤独难耐……”

音乐停止的时候，有片刻的安静，然后才是一阵如雷的掌声。我恍过神，面前的卓杰早已不见踪影。

聂亦鹏挽着李琳琳在音乐停止的那一瞬间闪亮出场，说不清是此起彼伏的闪光灯，还是他俩与生俱来的光芒让人不敢正视。

说真的，李琳琳真是不折不扣的美女。水汪汪的眼睛，精致到无可挑剔的五官，修长的身形。那件白色的镂空晚礼服衬得她越发璀璨，今晚的她挽了一个发簪，举手投足间竟也有几分贵气。

谁说她没有演技？她把手伸向旁边的聂亦鹏。这位 AMG 的二少爷，鼎鼎大名的聂氏兄弟之一，翻云覆雨的人物。如今她站在他的身边，毫无疑问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女主角。

我以前常常听那位前辈告诫手下的艺人说：“别以为取得现在这点儿成绩就心满意足了，等你们哪天成了 A 咖，再来我面前耀武扬威。”A 咖，B 咖，争得头破血流也不过是为了当个主角，而主角往往只有一个。

比如说现在，此时，此刻。

可是，他却把目光投向她的身后，那位从钢琴旁缓缓走过来的修长身影，“李琳琳小姐，今晚的第一支舞就由你和傅心扬为大家开舞可好？”

有片刻的哗然，想当然被意料之外的话语打破。

李琳琳的眼神瞬间变幻，有愤怒、不解、尴尬，然后她很快笑吟吟地转身，那只刚刚尴尬地停在半空中的手又伸向了身后的那个男子。

音乐响起，淹没了众人的惊诧。一位籍籍无名的小子，一个连三流都称不上的男歌手，竟在李琳琳的签约酒会上与她跳了第一支舞。

谁利用了谁？AMG 今晚捧的究竟是谁？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那么冗长的开局，到现在，谜底才真正揭晓。

我从侧厅的门口走出来，呼出一口长气。北京的夜空已经很少能看见星星，可是我知道，晦涩的星云不会遮挡他的光芒。

初秋是北京，正是沙尘暴肆虐的季节。我裹紧了披肩，刚一抬头准备朝酒店门口的出租车招手，就听到后面气喘吁吁的声音，带着奔跑时扬起的风从我身后袭来。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溜。”

“恭喜你。”

“恭喜你什么？”他的脸上还带着兴奋的喜悦，仿佛刚才琴键上忧伤的旋律并非出自眼前这个男子，他眼里残留的光芒还是暴露了他的内心。

“明知故问。”我转过头，突然不想看到他的眼神，那样野心勃勃的眼神，那样企图明显的眼神，会让我觉得伤感。

“刚刚聂亦鹏对着那帮人说 AMG 下一个力捧的人就是我，还说会让我在李琳琳的新戏里唱片尾曲。”

“很好啊。”我不想酒店的门口站着吹冷风，一路走出了大街，身后有一道长长的影子，还在喋喋不休。

“下个月的精选集，我准备选两首你给我写的歌。”他搂着我的肩膀，走在只有车流没有行人的大街上，看上去，不是不像一对情侣的。

“那些歌哪里上得了台面？”

“聂亦鹏都同意了，他说写得挺好。你想，我们之前连录音棚都没有，只用一支麦就灌了个小样，现在能重新录，效果肯定比之前好很多。”

“随便你。”

“小白菜，你怎么了？”他扳住我的肩膀，制止了我朝前走的步伐也制止了我的心不在焉。

白菜，小白菜，死白菜，大白菜，只有他才会这么叫我。这么多年了，那些叫我绰号的人都已经远去，早已散落在天涯，只有他，那个带着孩童般顽皮笑容的男孩子对一个神情木讷的女孩说：“看你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我以后叫你小白菜吧！”年幼的男孩为了卖弄听来的一段戏文，恶作剧般地给一个小女生起了一个名字。小白菜，杨乃武与小白菜。

没想到，这个名字叫了那么多年，久到我以为，我真的是一棵白菜，杂草一样地好生养，然后一文不值。

“没什么，我累得很，先回去了。”我强装起笑颜，狠狠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回去吧，那帮人还等着你呢。等你得空了，我再专门替你庆祝，到时候叫上琪琪和莫一一。”

他见我若无其事的样子，才松开了放在我肩膀上的手，“那我先过去了，你记得早点儿回家。明儿我给你打电话。”

“走吧走吧，啰唆得很。”

他转过身走了，临走的时候突然大声说：“不要背着我偷汉子哈，小心我回头告诉思齐。”

他终于看不见我的脸，我颓然地放下面具，那一刻，虽然没有镜子，可是我知道我的表情一定很难看。

风很大，一个女人披着丝毫不能抵御风寒的披肩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实际上一点儿也不诗情画意，一点儿也不哀怨悱恻，只会觉得狼狈，觉得傻，还有北京人说的“二”。

我又做了一次二愣子，在北京的这个秋天，我几乎是狼狈地冲回家。看着镜子里被风沙刮得有点儿疼的皮肤，轻微地甩了一下头，我可以听见沙砾从发间掉落的声音。

北京是个鬼地方，可我却鬼迷心窍地留在了这里。

对面的墙体上还打着“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标语，被风吹得掉了一半，惨兮兮的。呵，一转眼，2007年都要过完了。

他开门进来的时候，我已经醒了，但没有睁开眼睛。眼睛在黑夜总是徒劳的，因为它不能视物，更看不穿内心。

我听见他换鞋的声音，进客厅，然后进了浴室。哗啦啦的水声传来，总会让人产生幻觉，这只是平常的一个夜晚，一个晚归的丈夫轻手轻脚地开门，洗漱，然后连卧室的灯都没有开，就轻轻地躺在了床的另一侧。他是那样的小心翼翼，仿佛只是为了担心吵醒早已入睡的妻子。

但我知道，这只是幻觉。

他的手从枕头下方穿过来，翻了个身，我就在他怀里了。

“没睡？”他的声音清醒得仿佛凌晨的阳光。

我放弃徒劳的掩饰，睁开眼睛，“几点了？”

“两点。”

“结束得这么晚？”

他没有回答，但电光石火间我明白了若干事情：结束于凌晨十二点的酒会，在之后的夜半好戏才会真正上演；两个小时足够发生太过绮丽的故事，在瑰丽的演艺圈，一个眼神就足以构成一响贪欢的理由。

我打了个哈欠，闭上眼睛，侧转了身，呢喃了一句，“睡吧。”

他却在这个时候打开了床头灯，我听见打火机的声音，然后听见了烟头接触到火苗时嗤嗤的燃烧声，甚至还能感觉到烟雾渐渐升腾扩散的声音。在夜晚，听觉总会被无限放大，而灯光照射下来，即使只是昏黄的台灯，紧闭的眼皮也不能抵御灯光的侵蚀。

但我依旧没有睁开眼，还是蜷缩着躺在那里。如果换成几年前，我甚至会任性地将被子拉起来盖住整个头部，但现在，我不会了。这些举动，在他看来都显得很幼稚、很任性，仿佛我是在吃醋。

其实，与我何干？

我听见烟头被掐灭的声音，烟雾渐渐淡去了，但依旧有光。他仿佛静止了，半躺在床上。我以为他已经睡着了，刚一睁开眼，就听见头顶上方传来一声叹息。

他的吻就这么突如其来，一开始只是蜻蜓点水，渐渐地加重了力道，变成了吮吸，呼出的热气像一阵台风刮遍我的全身，让我泛起一阵战栗。

伪装的睡意被轻易瓦解，崩溃，我从胸腔里发出的拒绝溢出了嘴边，竟成了一声欲拒还迎的娇吟。

我恨这样的自己。

或许一开始只是一场前戏，谁也没有料想过结局。可男女之间的欢爱，更像是一场战争，掠阵的那个人不见得是吹响进攻号角的那个人，谁也不无辜。不知道是谁点燃了引线，又是谁在火上浇油，最后所有的技巧和花招都没有用武之地，更像是一场力量和意志力的对峙。

我伸出手，想关掉刺眼的灯光。他把我的手拉过来，反剪在头顶，又打开了灯。我翻了一个身，用双手捂住他的眼睛，听见他的呻吟，我抬手，光终于熄了。他狠狠地跃身而上，一把扯掉被子，拉开窗帘，窗外的光线透射进来，我忍不住大

吼：“你疯了！”

他覆在我身上，一把抽掉我埋首的枕头，用手托住我的下巴，带着毋庸置疑的声音，喘息着说：“看清楚我是谁！”

我闭上眼睛，不用看，不用听，我都清楚地知道他是谁。那个在今晚星光熠熠的男人，那个站在舞台中央不可一世的男人。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是谁？可是每一次，他都对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仿佛一个来自地狱的魔鬼，享受地看着一个人如何从清醒到沉迷再到沉沦的过程。如果我还有力气，一定要狠狠地扇过去，扇掉那仿佛要窥探灵魂的眼神。那样的眼神让我不安，让我恐惧，让我觉得那是一个黑洞，远比情欲的沉沦还要可怕的黑洞，一旦沉溺，就会万劫不复。

我喜欢“情人”这样的字眼，这让我想起少时记忆犹新的片段。他穿着雪白的西装，站在船舷上，看着岸边的少女，涓公河的呜咽，将这两个字眼变得潮湿而又绵长。我会想起那面容枯槁的老妇人，她一生有那么多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在巴黎的路灯下抛弃她的情人，在她垂垂暮年的时候带给她阳光的情人……是的，这才是情人。悱恻，辗转，不得善终。

不是爱人，不是伴侣，不是夫妻，不是恋人，仅仅只是情人。

只是现在，情人变得很难堪、很暧昧，甚至很廉价，是桃色的、物欲的，甚至只是一种交易。《STYLE》的主编有个摄影师的小情人，光影传媒的副总分别在北京城的四个方位养了四个情人，他叫她们小西、小南、小北、小东。呵，连名字都省了。

莫一一常常对我说：“妞儿，咱俩再嫁不出去，你就当我的情人吧。”是的，情人，跟婚姻无关，跟先牵手再恋爱的男女朋友无关，或许是苟合，或许是萍水相逢，或许是惺惺相惜，又或许只是情非得已，但无一例外的，他们都见不了光。这让我想起欧洲中世纪那种跟蝙蝠、老鼠生活在一起的生物，再美丽、再英俊，过了几百年，依旧惧怕阳光。

而现在，我是聂亦鹏的情人。无关契约，无关承诺，无关责任。只是，情人。或许，什么也不是。

非常意外地，我在清晨醒来的时候，居然看见聂亦鹏还在这里。

他坐在阳台上，茶几上放着一杯咖啡、一个烟灰缸和一沓厚厚的报纸。

“早点买回来了，在厨房。”说完他继续翻看手里的报纸。

我厌恶地皱了一下眉头。早点这个东西，离我已经很遥远了。我刚想转身回到卧室，他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不准不吃。”

我顿住了身子，然后无奈地走进厨房。

北方的早点让我深恶痛绝，尤其是让人津津乐道的豆汁儿。我总是在这个时候怀念起家乡，街口的那家小面店，会在清晨的时候挤满来吃早点的人们。“老板儿，二两缸豆面，多要点儿泡菜。”“老板儿，加个蹄花汤。”我喜欢吃的早点不是烧饼油条，不是煎饼果子和豆汁儿，而是叶儿耙、冻糕、荞面和肥肠粉。其实胃才是最忠诚的，它会随时提醒你，无论走到哪里，你都是一个异乡人。

等我倒了杯豆浆一边喝一边朝阳台走过去的时候，聂亦鹏已经走到边上打电话了。他很少发出声音，偶尔简单的几个音节，让人听不出端倪。

我的视线被放在茶几上的报纸吸引，赫然的标题引人注目——《当红明星李琳琳深陷整容门》、《某知情人密报李琳琳曾赴韩国整容》……

我吃惊地拿起报纸一张张翻过去。昨天刚刚举行了签约仪式，可所有报纸都没有对此次签约进行报道，反而一窝蜂地弄出了“整容门”。

我看着聂亦鹏打完电话走过来，问道：“AMG 干的？”

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似乎不想对此事做任何解释。

前辈说得对，不要相信耳朵。我看着他平静的表情，一副早有预料的样子，完全没有旗下艺人出现丑闻时该有的急切和慌张，至少他是事先知情的，那么这件事情肯定是蓄意的。至于主谋，此刻正赫然坐在我的面前。

“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关心黑谁的问题，我只是觉得憋闷。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结果。倘若没有这件事，今天早上的报纸上出现的该是《李琳琳签约 AMG，提携新人傅心扬》、《李琳琳签约仪式上，出现神秘男子惊艳登场》、《李琳琳：傅心扬不是我的男友》。

我想起了昨天晚上那个兴奋而带点儿激动的眼神。他以为昨晚是上帝给他开了一扇门，可仅仅是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发现其实连窗户都是关着的。谁还会在意一个无名小卒在一次无关紧要的签约仪式上的亮相呢？

聂亦鹏喝了一口咖啡，慢条斯理地说：“梁佳瑄，你的前辈 Jessica 没有教过你

这些？”

我的愤怒被他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轻易瓦解。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应承过谁，他只是签下了他，他只是在两年前开玩笑般地问我：“想要让他红吗？如果拿你交换，你会答应吗？”他只是在昨晚梦呓般地自语：“你的傅心扬快要不属于你了。”

是的，是我天真了。难怪 Jessica 说，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耳朵。眼前的这个男人最热衷的就是拿人当小白鼠做游戏，玩着欲擒故纵的游戏，在一群小白鼠面前频繁变幻着上一秒撒旦下一秒上帝的面具，我怎么可能还会在昨天晚上的酒会上抱有不该有的希冀？我怎么还会傻到去问他为什么？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还是会觉得被愚弄和被嘲讽？我愤然地扔下报纸，转身进了房间，砰的一声，把门摔得震天响。

我听见外面有玻璃杯打碎的声音，带着一阵碎响，那个暴躁的男人一定是把茶几上的东西扫翻在地。然后我听见了比刚才的关门声更大的声音，金属的防盗门在砰的一声后，震得连整个房间都在摇晃。

可是，我的愤怒却在一系列声响停止之后，奇迹般地平息了。是的，我在无理取闹。像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孩子为了一个自己根本就不需要的玩具哭闹。他说你的傅心扬快要不属于你了，其实这么多年，傅心扬何曾属于过我？

莫——曾经对我说：“你是我见过最傻的妞儿。”是的，只要一沾上“傅心扬”三个字，我就没有智商。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朝着自己所谓的理想一步一步地接近，却无能为力。

当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在我面前带着骄傲的神情说：“成绩好又怎样？你能过钢琴八级吗？”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在电话里兴奋地说：“小白菜，我们的乐队赢了！是第一名，第一名！”当他拒绝了大公司的 offer，一个人背着吉他来北京的时候对我说：“我知道这条路很难，但我不后悔！”

音乐是傅心扬的全部，他在酒吧里驻唱，在高级餐厅里伴奏，在唱片公司里帮人录母带，在数不胜数的比赛里耗尽热情与才华，在商业与理想之间不断地妥协，然后面目全非。这是一条不归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可是他说他不后悔。

可是，傅心扬，你到底想要什么？

一夜成名，坐拥名利？还是在十二岁那年的夏夜，你跟我说，只是想为心爱的人写一首歌？

傅心扬的电话打来的时候，我还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

“白菜，出来喝酒。”他的声音有些闷闷的。

“不了，我有事。大白天的，喝什么酒？”

“得，你现在是大忙人了，我可请不动你。怎么？现在又要赶着去采访哪位大明星呀？”他的语气酸得让我反胃。

“傅心扬，你发什么疯？”

“……”

电话里传来一阵忙音。

我在一个小时之内，接连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摔门而出，一个挂掉了我的电话。

今天到底是个什么日子？

梦游

Chapter 2

热闹之中却心未在焉
喃喃自语灵感飞到半天
坐着汽车似飞越稻田
这样这样翳闷
情绪却那样那样缠绵

有人告诉我女人之间的友情很可疑，可以甜如蜜糖，也可以毒如砒霜。比如 Jessica，老好人 Jessica，良师益友 Jessica，曾经亲密无间如今形同陌路的 Jessica，一定以为我就是她的砒霜。我不解释，也无从解释。女人之间可以在上一秒同仇敌忾，也可以在下一秒就反目成仇，虽然我不想承认，但这多半的原因都是因为男人。

好在，还有莫一一。

莫一一是我的蜜糖。我们一起在这个城市流浪，从互相审视到相互取暖，一起做了一些华而不实的梦，干过一些幼稚的事情，伤害过人也被人伤害，看过现实的残酷，又互相舔舐过伤口。即使四周空无一人，可是回头一看，还好，还有彼此。

莫一一不是她的真名，这个嫌弃自己名字的女人跟我来自同一个城市，却在北京才真正认识。她说她是摩羯座，1月1日出生，于是就给自己取了莫一一的名字。这位对星座有着狂热痴迷的女人说话的时候也带着点儿神经质，比如她常常掐着我：“你这只死天蝎，太坏了！可是没有办法啊，谁叫我是只可怜的摩羯，一辈子被你吃定了。”

我到尚品广告的时候，看见莫一一正在会议室里开会。落地的大玻璃窗让里面的情形一目了然，十几个人围成一圈，投影仪不停地变幻着 PPT，莫一一站在展板